

窗上人影

著者/西默农 译者/良 葆



梅格雷探案



窗上人影

(比)

著者/西默农 译者/良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L'OMBRE CHINOISE

根据法国 Librairie Arthème
Fayard 出版社1963年版译出

窗 上 人 影

〔比〕西默农 著

良 葆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37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04,800册

ISBN7-5327-0529-3/I.243

定价: 2.25元

目 录

- 一 窗上人影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一个慷慨的男人…………… (10)
- 三 毕卡尔旅馆里的一对…………… (26)
- 四 三层楼上的窗…………… (45)
- 五 女疯子…………… (67)
- 六 四十度的高烧…………… (84)
- 七 三个女人…………… (102)
- 八 照看病人的人…………… (116)
- 九 拿津贴的人…………… (132)
- 十 身份证…………… (146)
- 十一 墙上的图画…………… (163)

一 窗 上 人 影

晚上十点钟。孚日广场上渺无人迹，广场中心小公园的栅栏也关上了。柏油马路上偶尔扫过几条车灯的亮光，喷水池不停地在吟唱，树木凋零，枝枯叶败，一幢幢房子的外形相似的屋顶耸立在天际，轮廓单调乏味。

广场中间有一条美丽的连拱廊，这时候很少有什么亮光。只有三四家店铺。梅格雷探长看到在一个堆满花圈的店铺里，有一家人在就餐。

他想看看门牌号码，可是他刚一经过那个卖花圈的铺子，就看见有一个小个子女人从阴影里钻了出来。

“我刚才打的电话是您接的吗？”

她大概在这儿守候多时了。虽然十一月份的天气已经寒风刺骨，她只套着围裙没有穿大衣。她的鼻子红红的，眼神慌乱不安。

在不到一百米远的贝阿恩大街拐角上，有一

个穿制服的警察在站岗。

“您没有向他报告吗？”梅格雷咕哝着说。

“没有！因为圣马克太太就要生孩子了……看，那是医生的汽车，是把他紧急请来的……”

人行道旁边有三辆汽车，前灯亮着，车后是红色的尾灯。乳白色的天空中飘过一块块乌云，显得灰蒙蒙的，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初雪。

女门房走进大楼的拱顶，拱顶下亮着一只沾满尘垢的二十五支光电灯泡。

“我这就来告诉您……这儿是院子……要去这幢房子的任何部分都要经过这个院子，除非是去那两个门面朝外的铺子……这是我住的门房，在左面……请别见怪……我来不及让孩子们上床……”

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，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女门房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她指指大院深处一座长长的、很协调的大楼说：

“就是那儿……您就会知道的……”

梅格雷好奇地瞅着这个古怪的小个子妇女，她的颤抖的双手说明她心中很激动。

“有人打电话来找探长！”刚才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司法警察局里有人对他说。

他听到的是一个压低了的声。他一连讲了

三四次：

“请讲得响一些！……我听不见！……”

“我不能讲得响……我是在香烟店里跟您打电话的……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讲话是断断续续的。

“最好请马上到孚日广场61号来……是的……我相信这是一件凶杀案……不过现在还没有人知道！……”

这时女门房指着二层楼的大窗子。窗帘后面有些人影在来回移动。

“就在那儿……”

“凶杀案吗？”

“不！圣马克太太在那儿生孩子……她是头产……她身体不太结实……您懂吗？……”

院子里比孚日广场上还要阴暗，只有一盏固定在墙上的照明灯。

可以想象，在一扇玻璃门后面有一座楼梯，这儿那儿有几扇亮着灯的窗子。

“可是凶杀案呢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！六点钟的时候，库歇家里的雇员都走了……”

“等等。‘库歇家里的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院子尽头的房子……有一个制造血清的实

验室……您大概知道……里维埃尔大夫的血清……”

“是那扇亮着灯的窗子吗？”

“等等……今天是三十号……所以，库歇先生在那儿……他习惯上总是在办公室下班以后单独留在那儿……我从玻璃窗外看到他坐在他的扶手椅里……您瞧……”

一扇镶着毛玻璃的窗子。一个奇怪的影子，很象是一个扑倒在办公桌上的男人。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八点钟光景，在我去倒垃圾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……他在写字……他手里拿的是钢笔还是铅笔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“凶杀案发生在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等等！我上楼去问圣马克太太的情况……下来时我又瞧了一眼……我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模样，我还以为他是睡着了呢……”

梅格雷开始不耐烦了。

“后来，过了一刻钟以后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！他始终一动不动！快讲下去吧……”

“就是这么一回事……我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……我敲了敲办公室的门……没有人回答，我走了进去……他已经死了……到处都是血……”

“为什么您没有报告贝阿恩大街上的警察局，离这儿只有几步路……”

“那么他们就全都会穿着制服冲到这里，把整幢房子搅得天翻地覆！……我已经对您说过了，圣马克太太……”

梅格雷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嘴里衔着烟斗。他望着二楼的窗子，感到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，因为窗子里的人越来越骚动不安。可以听到有一扇门打开了，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高高的身影来到院子里，女门房碰碰探长的胳膊，带着崇敬的声调低声说道：

“他就是圣马克先生……从前做过大使……”

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，他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不断地注视着他自己房间的那几扇窗子。

“他大概是被赶出来的……刚才也是……请过来些……好啊！这些人还在开留声机！……正好在圣马克家的楼上！”

三层楼有一扇小窗，灯光较暗。那扇窗关着，可以听到，更可以说可以猜想得到，留声机的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。

女门房有些神经质，她眼睛红红的，手指颤抖，神情呆板地向院子深处走去，指指一个小台阶和一扇微微打开的门。

“您去看吧，在左边……我不想再进去

了……”

一个普通的办公室。家具擦得很亮。墙上糊着单色的糊墙纸。

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，脑袋搁在他面前的散乱的纸堆中，他胸部中了一颗子弹。

梅格雷侧耳静听：女门房在门外等着，圣马克先生不停地院子里踱步。广场上不时地有一辆公共汽车驰过，它带来的嘈杂声使随之而来的寂静更加深沉。

探长什么也没有碰。可是他已经可以肯定，办公室里没有凶器；他小口地抽着烟斗，向四周打量了三四分钟，便神情执拗地退出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女门房一直呆在门外，她低声问道。

“他死了，就这样！”

“刚才上面有人叫圣马克先生……”

上面那个套房里声音很嘈杂。门开关的声音。有一个人在急步跑动。

“她身体太虚弱了！”

“喂！”梅格雷搔搔自己的脖子嘟哝着说，“你总不是为了这件事要我来的吧。谁可能走进过这个办公室，您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?……为什么问我?”

“对不起! 从您的门房里,您应该看到房客们进进出出。”

“我本来是应该看到的! 如果房东可以给我一个更合适一些的房间,灯光别这么暗就好了……我只不过可以听到一些脚步声,晚上可以看到一些人影子……有些脚步声我听得出是谁的……”

“六点钟以后您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吗?”

“没有注意到! 几乎所有的房客都来倒过垃圾……在我那个门房的左边……您看到那三个垃圾桶吗? 七点钟以前是不准倒垃圾的……”

“没有人从拱门进来过吗?”

“我怎么知道呢?……看得出您对这个大楼的情况不了解……有二十八个房客……还不算库歇公司的,他们那儿的人来往不断……”

门廊里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戴着一顶圆帽子的男人走进院子,往左边一拐,走到垃圾桶旁边拿起了一只空的垃圾筐。尽管灯光暗淡,他还是发现了梅格雷和女门房,因为他站停了一儿,随后问道:

“没有我的东西吗?”

“没有,马丁先生……”

“他是登记局的公务员，马丁先生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三层楼上。”

“他的垃圾筐怎么正巧在这儿？”

“所有的房客都是这样倒垃圾的……他们在外出的时候把垃圾筐带下来，回来的时候带回家去……您听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好象有婴儿啼哭的声音……如果上面那两个人把她们那倒霉的留声机关掉就好了！……请注意，她们很清楚，圣马克太太在生孩子……”

她快步向楼梯冲去，楼梯上有一个人正在走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，大夫？……是男孩吗？……”

“一个姑娘。”

医生走出去了。可以听到他在发动他的汽车。

大楼恢复了它的日常生活。院子里黑糊糊的。拱门上亮着那个可怜巴巴的小灯泡。窗户里透着灯光，一阵阵模糊不清的留声机放出的音乐。

死者独个儿在他的办公室里，脑袋搁在散乱物件之中。

突然三层楼发出一声尖叫，就象是一声绝望的呼唤。可是女门房仿佛无动于衷，她一面推开

她自己房间的门一面叹气说：

“唉，又是那个疯子……”

突然她也叫了起来，因为有一只盘子被她一个孩子打碎了。在灯光下，梅格雷看到了女门房消瘦疲惫的脸庞，从她的形态很难估计出她有多大年纪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调查，所有那些手续什么时候开始进行？”她问道。

对面的香烟店还开着，几分钟以后，梅格雷走进了香烟店的电话间，他也轻声地在电话里说道：

“是的……检察院……61号……就在杜莱纳大街拐角附近……叫人通知司法鉴定处……喂！……是的，我留在现场。”

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，机械地走进了拱门，最后站在院子中间；他脸色阴沉，耸起肩膀，因为他感到很冷。

各个窗户里的灯光开始逐个熄灭了。毛玻璃窗上死者的影子始终呈现在那儿。

一辆出租汽车在门口停下，不是检察院来的人。一个年轻女子快步穿过院子，在身后留下一股香味；她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
二 一个慷慨的男人

——连串意外造成了一个可笑的误会。这个少妇一看到尸体便猛然转身，发现了站在门框里的梅格雷的高大的身影。她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形象联系起来了：一方面是死人，另一方面是凶手。

她顿时瞪大眼睛，缩拢身子，手提包掉落在地，张开嘴巴呼救。

梅格雷来不及细说，他伸出胳膊抓住她，并用手捂住她的嘴。

“嘘！……您搞错了……我是警察局的……”

这个女人有点儿神经质，她一时还弄不清这几句话的意思，她拼命挣扎，想咬梅格雷，还用脚后跟踢他。

丝绸撕裂的声音：是连衣裙的背带。

她终于平静下来了。梅格雷重复着说：

“别叫……我是警察局的……没有必要闹得把整幢房子的人都引来……”

这件凶杀案的特点就在于这种罕见的静谧。这种平静，尸体周围的二十八个房客始终在过着和平时一样宁静的生活。

少妇整理自己被弄乱的衣衫。

“您是他的情妇吗？”

一道恼怒的目光射向梅格雷，同时她在寻找一枚别针，把断了的背带连起来。

“今晚您和他有约会吗？”

“八点钟在俱乐部……我们原来要在那儿吃晚饭，随后上剧场……”

“到了八点钟不见他去，您没有打电话给他吗？”

“打了！但是电话公司告诉我说，他的电话没有搁上。”

他们两人同时看了看办公桌上的电话机。电话听筒搁在一边，大概是这个人往前倒下时碰落的。

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。这天晚上，院子里任何微小的声音都象在一口钟里那样嗡嗡发响。女门房不愿看到尸体，她在门口叫道：

“探长先生……分局的人来了……”

她不喜欢分局里那些人。一共来了四五个人，他们毫无顾忌地高声喧哗。有一个在讲一件趣闻，另外一个刚一进来便问：

“尸体在哪儿?”

分局长不在,由他的秘书代替,梅格雷感到很高兴,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发号施令了。

“让您那些人留在外面,我在等检察院的人。最好先别让房客们知道……”

秘书在办公室里查看,梅格雷又回头问那个少妇:

“您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尼娜……尼娜·莫瓦娜尔,不过大家都叫我尼娜……”

“您认识库歇已经很久了吗?”

“也许有半年了……”

用不到向她多提问题,只要好好观察她就够了。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,涉世不深。她的衣服都是名牌货,可是她的化妆方式,拿手提包和手套的姿态,打量别人时那种挑衅性的目光,都说明她是长期生活在音乐厅后台的。

“是舞女吗?”

“我原来在‘蓝色磨坊’工作……”

“现在呢?”

“我跟他在一起……”

她还没有来得及哭。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,她对现实情况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

“他和您一起生活吗?”

“不完全是，因为他已经结婚了……不过，总之……”

“您的地址……”

“毕卡尔大街……毕卡尔旅馆……”

分局秘书发表他的看法说：

“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抢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请看！保险箱在他身后，没有锁上，可是死者的后背紧靠着保险箱，没法开门！”

尼娜歉疚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小手帕，擦着鼻子。

不多一会儿，气氛变了。外面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，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和说话声。随后是握手、提问、热烈的讨论；检察院的人来了。法医检查尸体，摄影师安置摄影器材。

对梅格雷来说，这是一个不舒服的时刻。讲了几句不得不讲的话以后，他便走进院子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点燃烟斗；在黑暗中，他遇到一个人，那是女门房，她不愿让那些陌生人在她的房子里到处乱钻，而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不闻不问。

“怎样称呼您？”梅格雷客客气气地问她。

“布尔西埃太太……那几位先生要留在这儿很久吗？……瞧！圣马克太太房间里的灯灭了，她大概要睡着了，可怜的……”